

革命論集

邱韻鐸譯



賈克倫敦

革命論集

邱韻鐸譯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出版

1930

一九三〇年二月付印

一九三〇年三月出版

1—2000冊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革命是在這兒，是在此刻，誰都阻止不了牠！”

—— J. L.

獻辭

向你，一櫛，賈克倫敦底熱烈的同好者兼忠實的翻譯者，我把他的這一輯革命文字呈獻出來；又因為你是對本譯稿的示意見的唯一的人，所以就更想把牠來永久地作為我們二人間友誼的紀念。

30-6-1929

韻 鐸

目 次	頁 碼
I. 自敘傳.....	3
II. 我怎樣成為個社會主義者.....	19
III. 生之意義的我解.....	31
IV. 革命論.....	53
V. 賈克倫敦那個人.....	97
VI. 後記.....	125

自 敘 傳

原书空白页

自 敘 傳

我以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生於舊金山。在十五歲的那年，我已經是人中之人了，那時候假如我是省得出五分錢的話，我定要把牠去買啤酒而不買糖菓的，因為我心想買啤酒這件事是比較的一些成人的氣概的。如今，我差不多年紀加長了一倍，我想追求我那未曾相當地過活了的少年時代，然而我又不像一生中的其他任何時期那樣地嚴正。

你想我的少年時代，叫我如何找得！我所想到的最首先的事情中的第一件，便是責任。關於教我讀書和寫字的事，我不復回憶得起來——這兩件事我在五歲時都已經能夠辦到——我還知道我的第一個學校，便是聖麥顛奧(San Mateo)的一種無規則的時作時輟的課業。級級分桌而坐，但有時竟然無人上課，因為教師常是酒醉醺醺。其時同學中年長些的一個會來把他痛打一頓。隨後教師把小同學們出氣，也就還打他們一頓，所以你們不難想像到這是個什麼一類的學校了。無論那個有文學嗜好和文學意想的人都於我無關，而且他們怎麼也不來聯絡我；其所以能夠使我同文學最接近的，還是因為我的曾祖父是一個當地的著述家，一個威爾士人，一個向有瓊斯“祭師”底稱號的人，他就是在邊境的叢林中竭誠傳教的。

我的最初的，最強的印象之一，便是別人的不學無術。九歲未滿，我已經讀過而且沉醉在華盛頓

歐文(Washington Irving)底“亞爾漢勃拉”(Alhambra)那本書籍裏頭了,但是我却總不能夠明瞭其他牧場上的人爲什麼一些都不知道那本書是怎麼樣的。後來我纔答出結論,以爲這種愚蠢情形是本村所共有的,而且也感到那些住在城市裏的人是不會這樣愚鈍的。一天,有一個從城裏到這牧場上來的人。他穿的是一雙光亮的鞋子,一件棉布的外套,我纔覺得現在是個同他這樣個開化的頭腦交換思想的好機會了。我拿了一座破落的烟囱上底磚頭,自己造了一個“亞爾漢勃拉”(西班牙式的古宮);鐘樓,高臺,色色俱全,聖粉的筆跡標誌着各各的部分。我在這裏作了這個城中人底鄉導,把“亞爾漢勃拉”拿來問他,可是他也像牧場上的人一般地蠢笨,於是我得了這一種自慰的思想,自以爲全世界只有兩個聰明人——華盛頓歐文和我自己。

當時,我的其他讀物,大半包括在一角錢的小說作品裏,這是從雇工那裏借來的,此外還有新

聞紙，這裏面的窮而貞潔的女店員們底冒險故事，就是僕人們所注目的東西。

因為讀了這些東西的緣故，我的頭腦是必然地守舊得可笑的，但又是非常寂寞地讀我一切到我手頭來的東西。一本烏依達（Ouida）所著作的小說“雪葛娜”（Signa）使我大受感印。這部小說，我整整地讀了兩年。長大來，我纔知道牠的結尾，因為在我那一本裏，牠的臨末的幾章是失落了的，所以我一向是在夢想着書中的主人翁底結局，正像那主人翁不能見到奈美雪斯（Nemesis）一樣。我在牧場上的工作，在某一個時期，是只看管蜜蜂，當我從日出直坐到很遲暮的午後在樹下等候着羣蜂大隊到來的時候，我是很有餘暇可以讀書和夢想的。利物摩山谷（Livermore Valley）是十分平淡的，即是牠周圍的小山，在那時對於我也是不生什麼興趣，祇是在我驚呼羣蜂偕逃之後，而那些牧場上的人提了水壺，水盆和水桶的時候，才是打斷我

的幻想的唯一的事件。我記得“雪葛娜”底開頭一行是“這只是個小孩子”，然而他已經夢做大音樂家，而且還夢想着全歐羅巴都放在他的腳下了。不錯，我也只是個小孩子，我為什麼不能成為“雪葛娜”幻想中的人物呢？

加州牧場上的生活，在那時對於我簡直是一種僅有的最無聊的生存，因之我每天總想到天線以外，去看看世界去。這時我甚至有耳語，又還有神示；我的頭腦傾注在美麗的事件上，縱然我的環境是不美麗的。許多的山陵與周圍的羣谷，都是我眼中的污物和痛心的痕跡，除了到我離開牠們之後，我總不會愛牠們的。

沒有到十一歲，我就拋撇了牧場來到烏克蘭（Oakland），在那裏的時候我有許多時間用在“公立圖書館”（Free Public Library）裏，迫切地讀我手頭所看得到的一切讀物，使我從沒有練習的中

間，竟然發展到了聖維德舞的第一段。自我在世界上多求得一點學識以後，幻滅之感也迅速地跟着來了。在這時我做賣報童來度活，在街上販報；此後到了十一歲時，我做過千種不同的行業了——求學和作工，作工和求學——這樣地輪流着。

這時我的探險慾在內心中強盛起來，我於是離別了家庭。我沒有跑掉，只是離開——走出到海股裏，和盜壕賊聯絡在一起。盜壕賊底日子現在是過去了，假如我對這種海盜生活是要負責的話，那我該有五百年監禁了。到後來，我到一隻帆船上當水手，又改做捕捉鮭魚的事情。運氣真不好，我的職業隨着就是做了漁業巡查，人家委任我去偵緝任何破壞漁律的人。當時正有很多不法的中國人，希臘人，和意大利人，在做這種非法的漁業，巡查者爲了干涉他們的緣故，因而殞命的着實不少。我在職守上的那個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把食桌上用的鋼叉，當我爬到一隻小船上去捉賊的時候，我

却並不覺得害怕，反轉覺得我是大丈夫。

最後我當了船老大，駛向日本沿海一帶，作一次捕鯨魚的行程，末後又到了白林海（Behling Sea）。七個月後我就回到加州，充當些鏟煤運煤的苦工，又在苧麻工廠裏作工，在這廠裏，我從早晨六點鐘直做到夜晚七點鐘。我本來計劃着來年再去分受同樣的運命，作另一次的捕鯨魚的行程，但是似乎是失掉了機會。他們乘了“馬利湯麥士號”（Mary Thomas）去了，這隻船和船上的人一同遭了災。

在我們無定的學期裏，我曾經寫過幾篇尋常的作文，得了些相當的稱許，就在苧麻廠做工的日期中，也還在稍事試作。這工廠佔去了十三個鐘頭，因為我是年輕而且強暴的緣故，我就缺少一點時間爲着自身了，所以也就沒有稍做文章的一點餘暇了。這時舊金山的“呼聲報”（The Calls）正發起了懸賞募集描寫體裁的文字底徵文，我的母親

催我去試一下，於是我真的去應徵了，拈取了一個“出日本沿海一帶以後的大風”底標題。我非常疲倦而且想睡，加以五點半鐘又須起身，所以我那篇文章便在半夜裏開始寫起，一直到寫滿兩千字為止，這兩千字是徵文中所限制的數字，但這在我的文思中還不過寫得一半。第二個夜晚在同樣的情形中，我又接寫了兩千字，才把那篇文字作了收束。第三個夜晚我就把來改削了一道，使牠適應於徵文的條件。結果第一獎是我得了，第二和第三兩獎贈給了施丹浮(Stanford)和勃開萊(Berkeley)兩個大學裏的學生。

我這次在舊金山“呼聲報”獲得了首選的成功，使我的心思嚴正地轉到從事著作去了，但是因為我的血氣對於這一種刻板的工程未免過分熱烈的緣故，我實實在在地耽誤了文學，除了寫一些感言應付“呼聲報”外，所作的文章馬上都被拒絕了。

我的浪跡遍及於全國，從加州到波士頓，又來